

經部

春秋說卷五

宋 洪咨夔 撰

莊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

堯三年之喪畢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始用初政之禮湯三年之喪畢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始從吉服之禮古之通喪皆然至康王受末命即尸天子以冕服見諸侯而禮始變魯禮從周逾

年改元即位謁宗廟臨朝治國家用變禮也桓葬於去年之十二月踰年改元公當行即位之禮創鉅痛深非他喪比而其禮不忍講故不書然體元居正據舊鑑新以蓋既往之愆刷無涯之恥公可不深念哉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操宜危而不危慮宜深而不深則否何能傾屯何能亨乎

三月夫人孫于齊

母子之際人有處其不幸者公是也父之讎不與共

戴天而母子之愛無絶法徇義則妨恩徇恩則害義公蓋難乎處矣痛割方深指目正沸夫人何能自寧勢迫情窘退歸于齊非公不顧其留也詩人刺公不能防閑其母防閑之道莫難乎其始方欲孫之時羞惡動於中此心天理豈能無一縷之明納約自牖正在於是使能委曲譬曉謂在禮則歸唁而不得在情則浮言之胥動惕然退處眷然哭泣之哀則嫌疑之謗自弭何以孫為三諫不從繼之號泣積誠所感何

能不動顧乃因其孫而聽之至齊則雄狐猶前日之綏綏也始之羞惡依然晦蝕往來憧憧愈無忌憚春秋託辭書孫而不書姜氏微而顯矣易之蠱曰幹母之蠱不可貞蓋有致曲之禮存焉惜無以是為公告者

夏單伯逆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諸侯不敢敵天子王姬下嫁使魯主之單伯命大夫所以逆于京師也不言公使者斬焉衰絰之中婚不

當主也不言京師者桓王之喪未葬則服未除姬不當歸也不言為齊逆王姬者不共戴天之讎禮不當接也周命魯冒喪忘讎而主王女義不可主則辭既不能辭乃權所處之宜築館于外齊可外王姬不可外也外王姬則外王室其失愈甚此春秋所以貴正不貴權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春官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命為人君之大柄非一人所得專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命出於天君代天而行之加非其人則違乎天矣桓麗大惡王已失刑又以異數追錫於身後天命不僭而僭用之故王不書天以示貶是時王姬方下嫁於齊使魯主之魯重於違王命而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於是築館于外王察人子之意有所不安故錫其父以安之使若死於正命然以弭其未報之怨是教天下以忘

親事仇非孝治之道也故書錫命介於逆姬歸齊之間

王姬歸于齊齊師遷紀郱鄑郚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齊之尚王姬舊矣然愛女者不以與凡子襄公之無禮義國人昌言而詠歌之莊王獨不聞乎紀女為桓王后莊王之母家也王姬朝適齊齊暮遷紀三邑投鼠忌器獨不為王后地乎不顯申伯王之元舅召伯既定其宅又徹其田又俶其城

嘗其寢廟尊王故也而齊首廹王舅之國使不得一日安其居無人心甚矣王之不謹於歸女取辱至此尚誰咎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公初即位未有一命施於國一惠及於民首動大衆為無名之伐以廹邾按於餘丘公穀以為邾邑杜預以為國名考全經之例未有伐人之邑而不繫其國者亦未有邑而書伐者知杜說于義為長原文本公穀立義似為失考

返兮以禦亂兮公習於技射未嘗學問故慶父得以乘所好而動其兵

秋七月齊王姬卒

王姬無書卒者卒之悲之也以桃李之華配禽獸之行朝至齊都夕遷紀邑念傷桓王之心豈不愁焉如擣目擊閨門之内皆非人道之常又豈不烈焉如焚心失和平氣受沉鬱未數月而卒可以知其賢矣悲夫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孫齊不書姜氏會齊侯書姜氏孫猶託辭以往會則直會矣會之不閑騣騣乎鍾鼓琴瑟以饗矣南山載馳魯道有蕩安然行之無一毫愧恥之意自是會始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溺未命之大夫也公父死于齊手而以兵從之天王置君于衛而我伐之無父無君也有天下國家者不

可使好樂毫髮見于外人臣逢君長君之惡者皆由
是而入以濟其固寵盜權之計公春秋鼎盛儀偉而
技精氣鋭而志廣好樂形矣故慶父以伐於餘丘慫
恿之于初溺以會齊伐衛鼓舞于其後此心蕩揺不
可復遏自是無歲不有佳兵之舉春秋蓋深憂之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崩七年而葬緩也王室匱于財而不可缺于禮故葬

之緩匹夫喪不以時舉猶為不孝萬乘之貴葬親不以時至于此極人子之心安乎前平王崩不書葬後莊王崩不書葬而桓王以葬書前後不會此會之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紀是也齊欲吞紀非一日紀心知之而地褊力微勢孤助寡其何能支久親于魯而魯不足依主于王而王不能庇以微乎微之國一朝遷三邑其存餘幾滅可立待也于是兄弟

相與熟計存亡之輕重與其併命以死社稷孰若用權以存宗廟弟推抱器歸周之意凡為去邠踰梁之舉國雖滅杞未遽絕也于是季以酅先入于齊齊受其來不奪之邑遂得以附庸自存可謂見幾而作矣凡以邑而奔者皆盜也酅入于不得已春秋哀之

冬公次于滑

兩傳謂欲救紀而不能左氏謂會鄭伯謀紀公方與齊結好親紀則敵齊尚何謀救之有其諸即近邑為

遊觀之樂而以救紀為辭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頤之初九觀我朶頤心之動也六二顛頤征凶身之動也六三拂頤貞凶一于妄動而不知止也人惟無禮義以止其情漸而至于放肆不可復返豈心之本體然哉舍之則亡也文姜嬪魯幾年矣未嘗歸寧僖公卒而襄公立桓公始與偕如齊如之為言猶假禮而往也桓公薨而公立夫人遂孫于齊孫之為言猶

託辭以行也會于禚則愧恥之心亡享于祝丘則無恥之惡積文姜與襄公猶冠履之不可雙其理寧不曉然自如而孫自孫而會自會而享情以漸放惡以漸長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三月紀伯姬卒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去其國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齊巧於滅國者也喬木之下無茂草紀迫於齊勢何能久自僖公以來日謀兼并而未嘗以兵壓之耽耽

虎視之意動而風聲鶴唳自足以破其膽故齊鄭無故如紀而紀紀始恐中間與為黃之盟若一置宿憾於度外一朝談笑遷其三邑而紀季隨以酅入取釆於既熟撼齒於已揺紀滅在漏刻矣而一兵不出惟與陳鄭遇于垂紀侯即去其國恫疑虛喝坐收全功此即如紀之故智也紀與周魯為姻好王不能庇母家魯不能庇女家蕞爾之邦尚復何策故使季以酅入齊存其五廟而身去之如脫敝屣是之謂大去國受

于王室傳于先公宜效死以守而去之可乎上而宗廟不至於曠祀下而生民不至於糜爛於國滅之中抑其善者也伯姬之卒未葬而國滅襄公假義以欺世為之葬無歸之骨比事觀之情見罪著矣公羊謂許復九世之讎豈聖人意哉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公習於技射有馳騁武事之好襄公侈之田狩以中

其欲而蠱其方寸使忘大讎安大辱而惟遊樂之耽也禚即姜氏會齊侯之地今復挾其子以狩國人謂之何哉人齊以掩國人之恥地狩以著文姜之迹而書及以見公汲汲從齊之志此之謂盡而不汙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軍中有婦人則氣不揚禚之會祝丘之享疾驅通道大都已播其惡於萬民今又宣淫於師以褫三軍之

氣萬目睽睽恬然不顧天奪其魄尚何能久乎

秋郳犂來來朝

郳即小邾婁始通於魯朝而棄禮故郳以地書犂來以名書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夫人夏如師公冬會伐文姜與聞伐衛之事也以敝笱之子納新臺之子其何以逃國人之指目春秋人諸侯所以人公也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伐者擅辭救者善辭子者貴辭朔者絶辭是非邪正判矣古者立國之制王畿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小大相維也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强弱相制也王畿有强幹之勢足以運列國於掌握之上諸侯有棊布之形足以敵王愾於號令之下制度嚴而紀綱定堂陛尊而藩維固孰有逆王命者王政不行國自為政陵弱暴寡吞卑并

小大國至方數圻於是尾大不掉敢與王抗蔡衛陳三國從王伐鄭猶取敗而還齊合魯宋陳蔡伐衛豈一王人之微所能勝哉然以一王人之微當五國連衡之衆所恃者名尊而義正耳使五國有一少知名義必蹵然斂縮之不暇而憎於改過勇於犯分合力拒王師以納推刃兩兄之朔其罪可勝誅耶比之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是役非封建之過也封建之壞之過也

秋公至自伐衛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是俘之歸豈特盜跖以分均為仁哉文姜與聞伐衛故齊歸其俘曰魯侯之力以罔國人使知夫人所以往來無停轍者為謀衛耳且以鼓舞公使踴躍於齊之從也宋納鄭君而責賂魯成宋亂而取賂齊帥四國入朔亦俘厥寶玉以為賂大惡以賂免大位以賂

得亂臣賊子所以相尋無忌憚也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二十八宿及五星日月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上發于天而經星與緯星異經星不動隨天左轉有出沒而無贏縮五星日月則動而不常以經星為次舍恒星即經星也今經星不見緯星則見矣王命不行於諸侯簒君參錯於列國三綱五常之理皆失其經上

感於天而經星為之不見至夜半星隕紛然如雨豈小變哉天秉陽垂日星星不見而復隕陽不足可知有國者毋以天道遠而自怠也

秋大水無麥苗

大水陰之盛無麥苗水為災也他穀不書獨書麥苗秋中農趣收斂穀班班已登塲惟宿麥方茁青青覆塊耳麥性最畏水潦浸之餘根苗俱腐時過不可復種其害尤甚故謹書之天變見於上地變見於下如

此其亟而不知警無復警矣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襄公以衛寶餂公公深德之惟恐母黨之不密故文
姜得以濟其一歲再會之志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
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
郎爲魯壯邑自城郎之後桓常狩于此公嘗次于此
後又築臺于此其地必有遊觀之勝公自將大衆復

次焉隕星謫見浮水挺災天戒烱然曾不知懼方擁兵翺翔以待陳蔡之集是以天變為不足畏也陳蔡雖有師期豈不曰伐國大事聨兵大役童昏何得坐而令我既爽來期無以謝愧于是非時舉治兵之禮以自文已而獨與齊師圍郕郕至微之國兩大邦合師圍之宜其不能支而遂降不降魯而降齊惟强是從也師于是徒手而還矣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公踰時俟陳蔡而陳蔡不至

三時圖郕而郕不我降頻年從仇讎之齊得寳則歸而得國不之歸靜念前非退求今是此正增益不能之時于此而不知悔無復悔矣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天道福善禍淫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不可誣也襄公滅天理窮人欲宜其有無知之禍桓公弑隱代立魯不能討而以婦人起釁拉脅車中襄公殺桓濟淫魯不敢仇而以公子失寵喋血戶下是天道也無知

不書公孫與衞州吁不稱公子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說卷六

宋　洪咨夔　撰

莊公二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君弒而賊討也連稱管至父弒襄公而書無知弒主弒謀者也無知以虐于雍廩見殺而書齊人殺夫人得而殺之也所以伸齊臣子之心也州吁無知弒立踰年不成乎為君而以賊討亂臣賊子何所利而動

于惡哉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以德報德以直報怨魯有大怨于齊不知報管仲召忽所以奉公子糾來奔信其不吾仇也魯果欲納糾以定齊撫機即發如矢注弦何容更有擬議而徐行救焚方且與齊諸大夫為蔇之盟諸大夫託盟以緩其師坐失機會于交臂之頃糾小白得失勝負之所由判也昔尚父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時難

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人已與爭營丘矣公固無足責孰謂管仲為子糾謀而不及此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國人之心屬小白不屬糾故以小白繫之齊以納糾繫之公納者不受之詞入者不順之詞以王法繩之閱墻爭國其為不義均爾然叔牙奉小白奔於未亂之前夷吾奉子糾奔於已亂之後奔於未亂之前者

其謀定奔於已亂之後者其慮擾故小白之入由已子糾之納由人糾與小白之傅皆天下士而一著輕重之間一枰之勝負以決其可忽乎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桓公方與衛戰而會宣公之葬今齊魯之兵未解嚴而會襄公之葬不以師廢禮也然讎人之葬亦可以弗會矣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機者時之會也見彈求鴞於時為早免過發矣於時為後襄公弒於冬公春盟而夏納糾善乘機者如是乎以小白之器能輔以叔牙之智一號令間精采立變而人心定矣人心既定而後為是戰不敗何待書及書戰書敗不書公為公諱也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周公之誅管蔡為其得罪於宗廟社稷故也糾與小

白等公子耳譬之逐鹿誰無得心而必欲殺之以絶後慮周公以公桓公以私公則人道立私則天常滅王伯界限正在此況鄭莊克段措心誠慘而錮其口於四方猶不置段於必死生寳之殺慘於鄭莊矣宋殤忌馮之在鄭前後凡幾戰鄭終護馮而納之國魯始欲納糾終不能護乃使齊人取諸吾懷而殺之庸弱一至此乎齊五公子之爭魯子般之禍皆一念兆之矣其曰齊人分其罪於國人也管仲召忽同傅子

糾忽死正也仲生權也身抱伯王之畧不肯没没與自經溝瀆者啻是以忍辱而相其讎使仲不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以掩前恥則亦求生害仁者也觀取子糾殺之之辭仲不得不任其責

冬浚洙

壯直之志難奪虛憍之氣易挫齊之伐乾時之戰公非不銳一有折衂嗒然自喪如霜後菰蒲披靡蕭颯無一點自振之意子糾我所主脅於請討之語而殺

之退而浚洙以限戎馬之突若不能一朝安者何是氣前之盈而今之索也人心國勢苟無可恃之實金湯奚益哉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終吉人能于顛頓摧拉之中知所戒懼則去危就安易敗為勝特一轉之機爾公父仇不報母非不閑駿弱便儇人不比數盟納子糾而小白先入戰于乾時而我師敗績齊人聲

言討糾不得而違也志奪氣喪亟浚洙以自固公于是乎困矣困則戒懼之心生衣食必以分人犧牲玉帛必以信小大之獄必以情凡討于國中者非復前日之狂剽也長勺之戰遂收敗齊之功且自是連敗宋師設詐取勝雖非所尚而魯抱大辱列國方蔑視如糞朽其所以能撑壓拄頹者猶幸其有此也公能無忘前挫熟思後圖國其庶幾乎

二月公侵宋

三月宋人遷宿

宋閔不義迫宿而遷之宿自是不復見則國尋滅矣遷有滅之形而未遽滅無辭以滅之託遷以自文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忽兵未有不敗者齊忽前敗宋忽前侵合師為郎之次而不亟進其心非有所歉必有所疑疑者事之賊公于是乘宋不整而敗之齊師乃還忽狠以逞威遲疑以喪功意是時夷吾雖相猶以未信尼之不力歟

然齊自是不復仇魯春秋于長勺乘丘及鄑之戰皆書公敗某師固譏其以詐取勝而魯氣少揚聖人抑張之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蜉蝣出陰訓狐嘯夜可以觀陰陽消長之候昔熊繹僻在荆山蓽門篳戶其微也厥後寖雄長江漢敵仇大邦采芑南征雖嘗來威而中國多故益得跳踉倔强于一隅侈然有坎蛙自尊之心蔡鄭懼而會鄧咄咄

不可禦至是遂敗蔡師獻舞不能死國俘虜而歸狼貪虎暴目空諸夏而天眷中國已植小白於齊矣楚本祝融之後以僭王狄之故荆以州舉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是役假譚立威以撼列國齊有一狼將羣羊之志夫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弗為者三王之舉也伯者首以快恩仇為心規模狹矣譚公維私與齊有瓜葛過譚不禮既立不賀罪設當問何至遽滅滅以

釋憾蓋出于作惡之私私忿一動肝膽之間森然白刃於此能自懲以還其和非有克己之學不能也春秋滅國三十六此實開其端滅以著齊之不義子以著譚之無罪奔以著譚子之不死社稷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凡書敗某師以譎勝也齊三鼓而後進宋未陳而已薄公子偃蒙臯比竊出而先犯皆譎也春秋王者之

事陰謀詭道而取勝豈所貴哉然兩軍相向呼吸勝敗國之安危繫焉不鼓不成列卒以身辱而國危者又烏足以語權

秋宋大水

宋告魯弔故書公連敗來侵之師仇怨方棘不廢弔災恤憐之義與兵交而會葵同意苟能充之天下為公矣

冬王姬歸于齊

王姬歸于襄我忘讎而主之故書逆書築館其辭詳
令歸于桓不主我而過我其辭畧桓公率諸侯以尊
王室豈無內德之助然肅雍之車過于我而齊之逆
者不以名著觀侯我堂著之刺親迎禮廢已久習俗
移人賢者固不免也按左傳有齊侯來逆共姬之文杜預云不書齊侯逆不見公也原文以不書齊侯來逆遂謂親迎禮廢殊為失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紀之五廟尚託酅以存紀侯去國而卒故叔姬歸奉

垂絶之祀泉水思歸寧不得載馳欲歸唁不可令不歸魯而歸鄭合於禮矣魯爲禮義之國耳目濡染志尚貞潔疾風勁草凜然烈丈夫之風疾驅於通道大都者能不愧死故春秋書此以勵薄俗而勸節婦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孔父義形于色仇牧不畏彊禦凜然大節以死殉君雖死猶生也宋三十年間再罹非常之禍其端皆兆

於怒罵戲笑之頃履霜堅氷積漸所致也督弑殤公諸國取賂而定華氏督既相莊又相閔身負大惡不失再世之富貴亂臣賊子安得不相視而動心蒙澤之變督罪方討莊閔之保奸匿惡是自取禍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陳受弑君之賊故書出奔陳得賂而後萬醢故不書討賊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三代有伯而無伯西伯戡黎征伐得而專召伯聽訟政刑得而決皆奉天子之命行之用能統合諸侯一德以尊天子周衰王室不命伯齊衞胥命于蒲以伯自相命而列國不與至桓遂私伯矣夫會不可廢也而惡私會盟不可已也而惡私盟伯不可無也而惡私伯命伯者王私伯者伯主假王者之事以行其私蓋王道之蕩也北杏平宋之會列國駭其所未見皆以微者從桓方引而進之不暇校自是王者之迹

絶望於天下後世矣是知伯者有功於一時得罪於萬世

夏六月齊人滅遂

齊桓一出而滅兩國非義也北杏之會諸侯以微者從未暇問而問遂人不至之罪所以脅諸侯惟我之聽不我聽則遂之視矣伯業之規模定於此夷吾伯齊始於作内政以寓軍令出則為節制之師前滅譚猶用大衆今滅遂將畀而師少自是凡伐國皆不稱

師最後伐厲稱師者救徐故也而夷吾亦卒矣王以德强伯以兵强奇正無窮以少敵衆是之謂勝兵故技擊不如節制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曹沫之盟桓公管仲非誠於為信也信魯以牢籠諸侯也北杏之會遂且不至何能保大國之必我從魯敢於刧盟意猶輕齊盟而背之其勢必稱兵以相向

齊幸而勝尚可以伯不幸如長勺之敗則諸侯相視解體伯不可圖矣屈於一國之下伸於列國之上圖伯之術莫妙於此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制事有義處事有權伐宋之役單伯後至魯蓋有權度矣北杏之會伯業造端人心駭所未見而宋背之謂宋為非則前是末聞有伯何得遽聽命謂宋為是則齊欲招攜懷遠股肱王室何得不聽命是非之間

未容立判故會伐于既伐之後以待其定中乎權矣況宋魯自是不交兵寡怨之道也故春秋不再舉會伐之國

秋七月荊入蔡

十年荊以蔡侯獻舞歸十三年蔡人會北杏倚齊以自固也令荊復入其國都蔡之不懲不戒固寇之招而楚文敢為不道以陵蔑齊之與國其桓公之外憂𡻕未幾會鄄者再宋衞陳鄭莫不至同舟遇風之勢

成矣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鄄再會而不盟諸侯與伯之心翕翕有成矣前是盟會陳在衛下令進而班衛上夫予奪黜陟天子馭臣之柄人臣安得而專之自宋莊伐鄭已嘗升降蔡衛之班故伯者假此以行其權使陳誠有足進詔諸王而進之公其勸懲豈不足為伯業之助惜乎其效尤

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襄桓易世夫人非歸寧而如齊果為何事齊知懲往以禮為坊則弗之受矣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鄭人侵宋

宋有憾于附庸之郳齊為之伐小以快私忿序齊於宋之下非伯討也宋方伐郳鄭已侵宋舉動一差隨會隨叛伯主其審處事機以深服列國之心哉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秋荆伐鄭

鄭為畿内諸侯而與楚接伯主之所必爭得鄭則可以屏周而扞楚失鄭則荆蠻迫而王室震矣蔡鄭懼楚而會鄧未幾蔡為楚禽鄭安得不恐今茲三國伐鄭楚亦伐鄭爭鄭實兆于此而鄭以介居大國每首鼠兩端視强而從之是役宋以報前侵主兵故序齊

上鄭突之黠反覆不常齊蓋未有以大服其心也而荆之勢且日强矣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北杏以來伯圖方興而人心未一故伐郳伐鄭宋猶序齊上至此同盟為九合之始始無一不惟伯之從矣春秋王者之事伯非所樂也天下無伯則王室之權散在于諸侯而不能相一天無二日猶故也天下

有伯則王室之權盡禪于伯主日月無光爝火擅明矣後世伯府之為天下禍職此之階盟幽以同書見諸侯同心于從伯而會不書公公疑于從也夏商以來豈無衰世而未嘗有伯有伯則無王矣魯秉周禮其可輕從苟同哉此魯所以為近道

邾子克卒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說卷七至九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謄録監生臣卞爾嚴

謄録貢生臣劉錫珪

謄録監生臣黄維

春秋說卷七

宋 洪咨夔 撰

莊公三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不朝則黜爵削地天子所以待諸侯也伯主與列國比肩事主耳苟無以深服其心則無事相朝之禮豈得而强其或不朝亦惟布德義修辭令以來之豈宜遽討哉況鄭雖不朝執政太臣猶詣齊受約束執之

非所以勸其來也齊不朝周而責鄭之朝齊鄭有辭矣故執稱人

夏齊人殲于遂

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齊之於遂不啻泰山之壓卵而遂敢於盡齊戍曽不反顧者讎之深奮之決雖寡猶衆也義不足以激民志而恃力以相軋仁不足以維人心而挾智以相御力窮智竭卒不能成久大之功伯所以止於假也會鄄而鄭遂叛盟幽而魯已

疑滅遂而遂之餘民猶得以鬱鬱不平之氣逞桓公而知人不可以强服盡亦反其道而行之

秋鄭詹自齊逃來

鄭伯逃歸鄭詹逃來逃者匹夫之行也詹爲鄭大臣而見執有罪無罪當明白所以然之故而茍於求生倉皇逃來逃者爲逸囚受者爲逋藪春秋疾之

冬多麋

魯舊有麋而今多麋淫獸也時有淫行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費誓征徐戎所作征築同日何其嚴也而隱桓下與會盟甚至伐天王之使以歸無敢問者陸梁非一日矣公因其來侵追之於濟水之西凜然疆索之意知會戎之為可恥則知追戎之為可大矣

秋有𧋍

短狐以含沙射人為災前所未有也賊臣之惡隱而

未動而象已兆矣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陳微者之婦非陳侯婦也而公子結媵之晉執井伯以媵秦穆姬媵卑辱之甚結之媵以媵為援也同盟於幽公疑於從伯且受鄭詹之逃齊桓知公有異意

期於宋魯尋盟於鄄以堅其從公不欲往又重於違齊故使大夫以媵便道而趨盟示非為盟而往輕伯甚矣疑於從伯魯未為失而玩侮盟主外為虛文之交中實詭道之尚明白洞達者不為春秋所以探其用心而書之按此條經文諸家皆以為公子結矯命專盟故書遂以貶之惟范甯穀梁注云魯實使公子結要二國之盟欲自託於大國未審得盟與否故以媵婦為名原文蓋本此而以為齊要宋魯為盟說復小異謹附識於此

夫人姜氏如莒

父母國義有不得歸况莒乎襄公弑桓公立文姜嘗一如齊齊人以發夕之迹未陳雅不欲其來故不復再往而如莒公之不能防閑至此益甚原公之意豈不知和氣婉容奉令承志為孝而失為孝之道者不學故也凱風之美孝子其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勸之不從諫之不從至於痛自刻責如此卒能感動不安其室之母以成其志至誠未有不動者也公不以納母於善為孝而以從母於惡為孝有媿睍睆好

音多矣未幾再如莒可勝嘆哉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誠未有不動詐未有不窮齊師加我屢矣未嘗書伐假勝而盟以為誒則齊執辭以伐矣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

天火曰災大水曰災旱甚曰災大疫癘亦曰災此不必其為何災其為非常之變明矣魯往弔災如宋故

書伯圖起而王迹熄設心舉慮發號施令之間動與天違故天出災之大者以警戒之烏可不恐懼修省以答天譴而委之適然之數乎管氏苟有格心之學必有見乎此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北戎伐齊嘗乞師於鄭齊有戎患舊矣桓公之伯正欲尊中國敵王愾楚有自王之罪未遽問而首伐戎

治小以警大攻瑕以撼堅用兵先後之序也孔明用
蜀所急者魏而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先致力於南夷
葢得此意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鄭莊公多内嬖適庶子十二人其爭國者忽突亹儀

也忽弒亹殺而儀立奕竟以篡得國死謚以厲孝子慈孫不能改公議之在人如是哉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過誤麗於刑者肆赦之宥過無大之意也孽自己作惡由身積出於禮則入於刑五刑之用無非天討豈得而私宥之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非義以裁之其弊必流於姑息過雖大亦宥故雖小必刑聖人仁之至義之盡也有罪不刑曰吾將以為仁適所以害吾

仁此舉豈特害仁而已哉公欲結婚於父仇之齊乃先肆大眚謂前是過惡之大者一置不復問惟一置不問則齊可婚矣此公自爲謀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君薨以夫人書尊於邦人之辭也葬以小君書通於諸侯之辭也隱母聲子桓母仲子皆媵妾不成禮故不書葬文姜適母赴告祔姑反哭皆成

禮故書古者婦人無謚以姓配謚魯之私也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左氏陳人殺其太子御寇史記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御寇而春秋以公子書御寇蓋嘗為太子也按劉敞云嫡子既誓稱世子未誓稱公子原文不知此義故立說未明其書人殺之者非宣公也

夏五月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有求於人雖屈巳不憚方齊急於摟魯則公子結可參伯盟及魯急於婚齊則大夫高傒可與公盟春秋書及不書公其志公失足於齊之自歟

冬公如齊納幣

公志在婚齊特以文姜意不在桓遲遲至今耳文姜甍公得以行其志納幣不使大夫躬奉玄纁於臨淄之庭越歲乃至無恥巳甚尚何辭婚喪婚之恤哉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王室無政天子之内臣多外交祭伯來不書朝祭叔來書聘豈其託王聘為辭歟抑自聘也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心之官寄於目制目所以養其心非禮勿視為克已第一事而無淫於觀於逸於遊於田觀尤無逸所重也魯非無社乃越境觀於齊有所慕而動託詞以往耳此心一放如隄壞波决蕩乎不可復返敗禮踰義

何所不至哉一歲再至春秋深危之

荆人來聘

此春秋之所進正春秋之所憂也荆蠻僻陋兵革相尋乃氣習之常而今以聘自通於魯窺吾中國禮樂之盛意蓋叵測聖人與造化同量歸斯受之故進之以人進未已也憂未已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勝母之閭曾參不入以地嫌也先是夫人姜氏嘗再

會齊侯於防於穀令以納婚之故方與高傒盟於防又與桓公遇於穀魯道有蕩履綦猶存講兩君之好獨無他所乎雖然公急於親齊不恥也蕭叔宋附庸就朝公於所遇之地其以恥公乎

秋丹桓宫楹

禮者天下之防也血氣未定之時無義理以維之此心一蕩則縱欲壞防而不顧諸侯之楹宜黝堊而丹之桷宜礱斲而刻之夫人將廟謁藻飾之侈至此驕

妻妾也雖不宜婚喪不宜婚而吾侈大禰廟示急於奉祭祀欺國人也御孫以為大惡有以哉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婚禮人道之大上以承宗廟下以繼後世故謹之重之媒妁通二姓之言不自為要約也公之婚齊乃自為要約既盟而納幣又盟而逆女相孚不在於言前相疑常在於事表故一再要諸鬼神以為信夫亂長

於屢盟仇成於怨耦君子是以知哀姜之禍魯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韓侯迎止于蹶之里此禮之廢久矣公能修舉已廢之禮豈不謂賢而身逆讎女不可以事宗廟敗禮之大者也齊女類無賢行僖公知文姜淫邪越境送於

誰俾桓公會而受之身為之防也哀姜之行猶文姜其於桓公則姑姊妹之列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其誰不知之故難於尋於誰之送而公逆之於齊相為要約先至後入無非墮姜氏籠絡之中前車既覆後車不戒廟祏有靈必深痛之矣況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男女正天地之大義夫人始入受大夫及宗婦之覿皆用幣女不安於榛栗棗脩之贄而用男子之禮陰陽顛錯内外淆舛家道窮必睽尚何能保終吉

乎

大水

衰末之世類多水災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戎之侵曹為納赤也齊方以攘夷尊夏為伯業雖嘗伐戎未有以慴其心奪之氣故敢於侵曹以專出羈入赤之權夫以振鐸之國而廢置予奪聽命於戎得無病伯乎

郭公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講信修睦親仁善鄰春秋所深喜陳從齊宋嘗伐我非其本心魯既昏齊陳首聘魯以結鄰國之好未幾公子友如陳報聘忿以義消怨以禮釋兵自此其弭矣故曰匪寇婚媾終無尤也宜女叔以字見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伯姬歸于杞

姬公庶女也聘逆送致之禮皆畧故獨著其歸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前此非無日食大水而頻年日以眚告水以洊告惟此時為然伐鼓用牲記禮之失也豈惟禮之失哉應天以實不以文日為陽精有物食之水為陰類高下皆被其災陽微陰盛之徵明矣公方制於哀姜不思修身齊家之道以行禦災召和之實區區欲以伐鼓

助陽而抑隂天可以文欺哉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又曰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日食水災沓見於幽王之時褒姒滅周之兆也魯禍兆於哀姜天變不虛如此

冬公子友如陳

友莊公之母弟宜如齊年鄭語以弟書而書公子蓋友已賜氏得政矣季氏專魯權與於此故因報聘謹其始而書之

春秋說卷八

宋　洪咨夔　撰

莊公四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千鈞之弩不輕於發機百金之子不輕於倚衡前是追戎於濟西今又聲其罪伐之堂堂之師有足大者而至公以危辭葢公精於四矢禦亂之射每師出輒身履行陣以公敵戎孰若命將制勝之為得體乎至

伐春秋愛君之辭

曹殺其大夫

大夫非諸侯所得而專殺也戎侵曹出羈歸赤大夫豈無左右袒者至此盡取異己者殺之故不名其大夫獨著專殺之罪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北杏始伯之後伐郳伐鄭伐徐皆宋主兵徐自偃王以來僭王久矣伯主以尊周為功而不遽問蓋以蠻

夷待之倘未至於為中國擾不急於治也宋有憾於徐而齊從之其伐非桓公意故序宋下桓公之意謂中國勢成則蠻夷自服伐楚必待江黄皆至之後詳重可知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春秋禮義之大宗人君動不以禮必謹書之以為世戒古之愛女者毋違有訓送迎有節歸寧有時以義

裁恩以禮勝情而弗納之於邪愛之至也伯姬公庶女人情愛女甚於男而愛庶女尤切其歸杞再踰年公與會洮果為何事豈非習見齊侯越境送女會妹而不以為異乎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十六年同盟於幽者九國而會不書公鄭亦隨叛幽再同盟公會而鄭服桓公得衆矣共工氏伯九州出於漢儒之記荒忽難考王降而伯實自桓公始其創

始為力艱為謀深為功亦大故於事之難濟者不求速濟而終於必濟一畿内之鄭十有二年而始服一蠻夷之楚二十有五年而始盟定計於堅忍不揺之地收功於雍容不迫之中是雖伯者規模猶有王者氣象衣裳之會十一未嘗有歃血之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雖曰假之其用力亦非一日之積也商鞅說秦始以帝次以王又次以伯鞅何有帝王之學而君以為久遠不能待及說以伯君意欲用又不若

彊國之術可以速得志豈非以桓公之伯亦非急近功所能為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人臣外交有國之大患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以有舊好二國修聘不可謂無功原仲之卒友越國會其葬外交之私也魯自哀姜之入禍已有萌芽友逆知之不思弭亂於未萌而乃謀私於未亂既親聘陳又葬外大夫於陳託身既固至慶父之變遂奔於陳以魯

君同氣之愛而爲異邦之託國有大難不早力圖而爲之尚得爲賢乎

冬杞伯姬來莒慶來逆叔姬

莒小國慶大夫叔姬適之公室卑也杞伯姬主叔姬之嫁故歸寧與來逆相先後慶身逆叔姬莒政在大夫越境逆婦而莫之尼也異時慶父負大惡出奔莒蓋有主之者矣

杞伯來朝

男子剛不勝慾則制于婦杞伯踵伯姬歸寧而來朝制于伯姬矣密雲不雨自我西郊陰倡而陽不和也杞陰倡而陽隨之豈人道之正乎杞夏後本公爵先書侯今書伯後又書子猶滕侯書子皆時王所黜觀杞伯惟婦言是聽婦迹是踐其黜固宜然王能黜滕杞小國大于滕杞者不能黜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

衛人敗績

奉王命而討有罪方伯連帥之職也桓公得衆之後伐山戎伐楚伐鄭皆伯討惟伐衛爲王討衛朔倚五國之援逆王命而簒其後釋憾於王室伐周而納子頽罪不勝誅矣朔卒赤立同盟于幽傲然不會至是惠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桓公于是奉辭聲罪而討之逆順理明勝負勢決故春秋書曰以大其討書及以著衛人敢于犯順之罪而伯主尊周之

功賂然不可掩矣齊將卑師少故稱人按左傳稱齊侯取賂而還則齊桓是舉殊失敵愾之道原文所褒未合情事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荆前伐鄭書州繼來聘書人再伐鄭復書州革面未幾復出為悪故不人其人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天何心哉同盟于幽之初鄭有貳心再同幽盟而鄭始服今荆伐鄭縣門不發示以閒暇知齊之必救也伐

兵方張救師已至不啻手足之相應列國孰不恃伯以為安乎此可見桓公有功于中國

冬築郿大無麥禾

麥登于夏禾登于秋歲事告終而併計之咸無焉故以大書凶年饑歲老羸轉于溝壑不知其幾所宜急民之急日講荒政乃于是時興大役于不急之邑猶為有人心乎

臧孫辰告糴于齊

國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魯政失其平仍歲大水又重之以大無麥禾民病極矣乞糴于齊勤懇迫切冀其惻然我憐以紓喝喝待哺之急先備何有哉葵丘五禁毋遏糴桓公深于救災恤鄰之義故魯得以吐其虛實安危之情告之否則室如懸罄野無青草未必不我窺也雖然告于人者急施于已者緩何以起吾溝中之瘠臧文仲盍歸詔公以罷不急之役乎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挍人三乘為皁三皁為繫六繫為廐六廐成挍天子十有二閑邦國六閑國人春除蓐釁廐馬政國之重務也延廐新于除蓐之時常事宜不書然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馳道不除祭事不縣馬亦不食穀自貶損以憂民如此大無麥禾之後廐雖仍舊未害也必修舊而新之志不在民矣廐焚曰傷人乎不問馬重人命也民有饑色野有餓莩而廐有肥馬豈非率獸食人乎

夏鄭人侵許

秋有蜚

莊公時記異尤異麋雖有之而今多蜮本無之而今有蜚南方臭惡之蟲今亦始有之地氣自南而北也文姜之淫行未磬哀姜之淫行又着起𢧐貽臭充塞表裏公懵然莫聞乖氣致異隨事有徵禍至不悟天其若之何哉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城諸及防

水昏正而栽城其時矣非其歳也或謂饑歳興大役使民得食其力亦救荒之一術而荒政十二聚萬民未嘗有是者民勤于食則百事廢也魯嘗薦饑之餘老弱惟藉丁壯以養吾取丁壯趨城築之役一家俯仰事育孰任其責是以政而納之溝壑也況古者力役皆良農豈可與後世游手食力者比哉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次于成秋七月齊人降鄣

師次于郎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我志于得郕郕不我降也次于成齊人降鄣我志不在鄣特次成以張齊之聲勢而鄣即降于齊矣鄣紀之遺邑霜風揺落之餘木杪一葉其何能久桓公方伯宜思一改前轍以大義服諸侯而復遂昔非恃強軋弱使紀無遺迹所得毫芒所喪丘山矣公黨強以滅無罪故不

書公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痛哉紀之亡也伯姬方卒而紀侯大去其國葬之者齊也叔姬方卒而齊人降其遺邑之鄑葬之者魯也伯姬未卒則紀侯未去叔姬未卒則鄑邑未降齊心知其無罪猶以二姬之故得保餘喘身死而國隨之且無與葬矣叔姬之賢以身為殘紀一綫之脈竟與國為存亡故春秋詳録之為仗節守義之勸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日食修徳月食修刑公不知恐懼修省以答天變而循用非禮不鼓于朝而于社且用不宜用之牲故春秋謹書之以見魯舍禮而用例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

伐山戎以通燕之職貢問楚包茅不貢之張本也周官以九貢致邦國之用用不可闕則貢不可廢燕貢道里之所從入而山戎梗之是伐蓋伯討也公與桓公遇而謀之齊自伐之桓公治戎狄名正勢順㤀乎

有餘地豈待内有因國外有從諸侯而後動於義哉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齊侯伐山戎不獻捷于周而獻于魯獻非所獻也蓋公嘗與聞伐戎之謀故齊以捷獻然仗王靈敵王愾以行伯討非為齊魯之

私乃襲衛俘之迹故春秋病之使齊移所獻魯者躬擐甲冑獻之天子之庭天子大合樂而受之功與方叔名虎相頡頏矣惜乎袁吾智不及此

秋築臺于秦

夏啟有鈞臺之享文王有靈臺之樂居高明遠眺望以紓煩宣鬱固不可無其地而于郎于薛于秦游觀于遠非其地矣況興築之煩耶奪農時以趣土功窮民力以縱已欲公之心其蕩乎

冬不雨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按左氏城小穀為管仲也夷吾拙于未相齊之前智于已相齊之後初傅子糾不能入又不能存又不能死使當殺糾之日魯併殺而歸之則亦已矣魯不殺而歸之齊遂得以脫堂阜之囚輔成伯業是魯有大造于已也而夷吾亦念所以報魯者山戎之伐桓公躬獻捷于魯以寵光顯榮之莊公懷夷吾之德城其

食邑以報誠相與為厚矣然君子愛人以德夷吾尊其君來獻戎捷俾魯受非所當受之獻得為愛人以德乎人臣無外交小穀齊邑魯越境為之城而已安之得為無外交乎如其道萬鍾不以為泰非其道簞食豆羮不可受于人我以私厚魯魯以私厚我魯方薦饑用民力以城已邑得無大于簞食豆羮乎義利公私之間王伯之所由辨夷吾惟義不勝利公不勝私故輔伯之功雖大春秋無一字褒進之器小不足

以大受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二君相遇于此是不期之遇也使期而為殺禮之遇何待越八百里而遥乎宋序齊上宋先至也桓公圖伯以來他國皆一出一入于其間久而後定惟宋于桓公會鄄之後歴十七年常如一日志相得可知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梁丘之謂矣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士有忘身殉國之節然後可以託孤寄命而其欺君賣國以為己利必患得患失者為之莊公病垂死召季友授之政而屬長子般且語以公子牙慶父材之說友退以君命酖叔牙于鍼巫氏大義滅親似矣然君親無將叔牙既將矣慶父謀嗣獨不與聞其將乎友誠察其將一舉併慶父誅之以絕亂萌斯合周公

誅管蔡之義而慫不能剛酖叔牙漏慶父刺虎不斃
是自遺禍也且公初築臺臨黨氏淫孟任而生般出
非其正所以動庶長奪嫡之謀公甍般立日奉几筵
于路寢禮嚴勢重人誰敢窺而次于黨氏自彰先君
之過居處不尊拱扈不肅慶父遂得以行其謀是縱
之弑也友許君以死奉般般戕于賊手友為荀息之
死猶可見公于地下而奔身出奔為自全之計視君
之存亡國之安危若無與於已是又將開魯末已之

難任顧託之重者如是乎般立未逾年故書子書卒

公子慶父如齊

隱公之弒羽父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子般弒慶父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小人冒大惡假同謀以掩已罪而通國不敢問國無人焉故也國有人焉因人心之忿激聲首惡之罪而討之黨惡者次第正其獄則亂臣賊子知所懲矣叔牙之將友既酖之慶父之弒友反避之惟其材弱氣餒而畏强禦是以不敢抉其

情而暴其罪使堂堂如齊亡何又堂堂還魯猶常時尚為國有人乎叔牙為叔孫氏季友為季孫氏慶父為孟孫氏謂之三桓桓弑隱而立乖悖暴逆之氣鍾于諸孤季雖有賢譽而縱惡長姦胚胎再弑之禍其實同一氣耳厥後逐昭公擅公室而瓜裂之亦沴氣之傳也

狄伐邢

春秋說卷九

宋 洪咨夔 撰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公以亂立不成乎即位之禮故不書即位子般孟任出也閔公姜出也僖公風出也子般長僖公次之閔公又次之在禮立嗣以適不以長莊公無適嗣哀姜之娣叔姜有子子以母貴則閔公當立使莊公合謀

在庭審所宜嗣請命于周而立公國未有舋又主于齊本一正而國定矣而牽于私愛乃以盟臂孟任之子託季友季友逢君之私以奉般許之般立不足以厭國人之望慶父遂動于惡况哀姜初歸以孟任之嬖與莊公要約而後入令娣之子不得立而黨氏甥立哀姜之心能平乎故慶父弑般哀姜與聞之般卒齊人以大義立公公立纔八歲已能盟齊侯納季子盖早慧矣慶父負不可赦之惡而忌其慧遂使卜齮

賊之于武闈蓋與跋扈之禍正同是則再弑之禍萌於莊公之私嬖成于季子之私奉而立公之不早定也

齊人救邢

饑與之食病與之藥中流失船而與之壺烈火延灼而與之沃是之謂救桓公之伯救凡四荆伐鄭則救鄭楚圍許則救許楚伐徐則救徐而救邢者再人方懷倒懸之急而我惻然動心投袂而起不容頃刻安

仁之發也充是心則彌滿六合周徧萬有矣入春秋以來戎患早而淺狄患遲而深桓公方伐山戎而還狄伐邢如入無人之境是輕伯也管仲請救邢以從簡書固足見釋難拯危之仁而禦外綏內正伯業之所由盛故書救以善之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不可曠年無君也莊公即世以亂葬緩公踰年改元不成乎即位之禮

葬莊公而後書公公雖幼知所痛矣落姑之盟出公意故書及耿然羈丱之中創鉅痛深急於求助而盟元舅以復賢望雍容進趨不失兩君相見之禮濟濟乎有成人之風矣得賢師傅輔掖之迪其方開之性發其欲進之機火然泉達日引月長晉悼可為也奈何哀姜無保佑之慈季友無擁護之忠轉柁帆摧出門軸折君子深惜之

季子來歸

淫風之行未有不名亂者莊公之世縱侈宣淫上下無間文姜與齊襄疾驅于通道大都已則築臺臨黨氏而摟孟任哀姜通於共仲而僕人鄧扈樂又淫於宮中一家之中如蜩螗沸羹欲不亂得乎成風事成季而屬僖公則子般及公之立皆非其志特借之以為驅除般卒成季出奔公立而復之猶望扶顛拔危之力而巨惡在列曾不知問聽其再動於惡武闈之禍方作而身奉成風之子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

成季雖不與知其謀縱虎兕於通衢意果安在國人特以方亂而季子歸皆有慰喜之意聖人因而書之大惡實不容掩也況一書季子來歸而季氏得政權去公室之漸皆自此始矣

冬齊仲孫来

桓公方與公為落姑之盟大夫隨以省難来非不念魯也而聲慶父之罪以致討猶寂無聞豈以季子既歸必有以處此歟季子縱罪人以濟其私武閳禍發

曾不旋踵齊魯之望狐矣夫以魯之君臣縱淫名亂而謂猶秉周禮者何故動於人情者一時之變根於人心者百世之常周公伯禽所以封殖人心者豈以一賊臣而遂泯哉異時韓宣子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相去幾何年所見猶仲孫也兵環城外弦歌不輟屋壁可壞絲竹自如至此而後知入人深矣然仲孫書來不書其所以来名曰省魯實以覘魯聖人葢危之故與介葛盧白狄来同辭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桓公之伯始滅譚繼滅遂已而降鄣遷陽皆以勢迫而力脅之也人情重遷而强之遷國無以立民無以生仁者為之乎封衛救邢不足以掩其過故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吉凶之禮不可參舉而錯行莊公之喪未祥而禘用吉禮可乎夫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成王以

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賜之天子之禮樂非周公意也季夏六月魯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黄目灌用玉瓚大圭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其禮盛矣伯禽受非禮之賜初惟以祀周公後世仍周公之祀遂僭用之羣公之廟禘者禘其所自出而羣廟合食焉此天子之禮也諸侯僭天子則大夫僭諸侯八佾雍徹無所不至矣春秋于僭禮不

可勝譏隨事而見故假吉禘以譏禘之僭

秋八月辛丑公薨

子般之弒卒而不薨未踰年不稱公也公之弒薨而不地不忍著其地猶隱公也賊不討不書葬慶父自縊猶不討也其不言弒為魯諱也雖為魯諱而夫人之孫慶父之奔實有不可掩者存明堂位曰君臣未嘗相弒安知春秋之微而顯哉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文姜與聞桓弑哀姜與聞閔弑身負巨惡國無所容故皆託辭以孫孫一也文姜稱夫人而不氏哀姜以氏見者何文姜淫于齊孫于齊不待著氏而惡已見哀姜淫于魯孫于邾非著氏無以昭其惡也哀姜不孫于齊而孫于邾者何文姜孫而襄公受之哀姜孫而桓公不之受也夫三綱五常之理未嘗一息泯焉而窮人欲者自滅之夫婦之義以文姜而滅母子之道以哀姜而滅乖氣薫蒸逆節暴白豈無故而然哉

鍾巫氏一念之烈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慶父弑般而如齊弑閔而奔莒奔䆠于如矣而不失其為公子志逸賊也天下之惡無黨惡者則惡不自動天下之姦無保姦者則姦不自容故討惡必討黨惡誅姦必誅保姦皇極無所不受而淫朋比德之必去正以是也慶父初弑使季友仗大義聲其罪其出如齊齊不納焉彼必知懼不敢復動于惡季友縱之

齊人納之彼知魯不能討齊有足恃故敢蹈前非而復出令季友緩追逸賊猶前日齊則懲往事不復納矣齊不之納故夫人不孫齊而孫邾慶父不奔齊而奔莒邾莒小國非隱姦匿惡之地而于夷之萇及密之緇特一息留耳惡無黨姦無保俯仰覆載窄於宴數夫然後亂臣賊子懼

冬齊高子來盟

厭亂思治人之常情困窮無聊尤易為德黨氏初變

國人震動得一季友来而國勢定讙曰季子喜可知也武闈再變國人益震動得一高傒来而國勢定讙曰高子喜又可知也然季子之来不能存閔公子歲月之近高子之来乃能定僖公於三十三年之久季子私高子公也桓公本中材之主管夷吾相之所用各當其材而伯業濟大夫出疆利社稷安國家則專之仲孫高子皆以專境外之晝不稱使其得人何如哉

十有二月狄入衛

小雅盡廢周道夌夷伊川被髮而祭辛没于陸渾之戎氣召而類應也衛自宣公以來三綱五常之理滅其能不名狄乎邶詩終于二子乘舟鄘詩終于載馳衛詩終于木瓜實一本末也州吁之亂罪人隨得狄猶未敢動至蘧蒢戚施之刺興而伋壽争相為死父子夫婦兄弟之倫一切掃地重以五國逆王命而納朔朔伐周而納子頹君臣之倫盡廢窮人欲而滅天

理此所以有狄禍也然康叔之化浹人者深人心之天理未嘗泯自朔譖殺太子伋而代立至其子懿公國人常欲敗之辭甲誘鶴乃其中心之發見耳夫天倫壞而狄敢入人心正而衛復興聖賢教化之深真國脉所係哉

鄭棄其師

不教民而戰是謂棄之況以大衆付之好利不顧其君者乎夫君子難進而易退故用人莫重乎始進高

克始進不以禮柔行巽入深中于君心而得兵權禾之螟木之蝎雖知其毒庸可去乎是以俾之將兵河上幸其死敵不返失衆自奔而不討吾師之勝負得喪是棄其師也棄其師是棄其國也詩序以為危國亡師之本得其旨矣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說卷十三 十二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謄錄監生臣范重棨

謄錄監生臣章傳

謄錄貢生臣程廷璉

春秋說卷十

宋 洪咨夔 撰

僖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

按左氏共仲使卜齮賊閔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公羊曰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合而論之季友挾齊而立公也日旦於陰伏風發之餘春囬於窮冬沍寒之後國家

禍亂天所以開聖賢之君也衛既殺伋惠公懿公禍不旋踵已而賢如文公者出而衛復立晉既殺申生奚卓惠懷亂靡有定已而賢如重耳者出而晉遂伯魯自桓公弑隱謚為文姜哀姜之禍再弑幾亡國已而賢如僖公者出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而魯再振是雖傾否返剥理數當然而觀變熟則心志老涉事多則血氣定操心危則謀慮深思治切則作為果與優游沉酣於富貴而不知艱

難者異矣春秋作於魯以魯有可變之資望之蓋切其望僖公尤切觀魯頌介商周之間可知已公能充其天資加之學力且合衆賢為之助紀綱修法度立因周而用魯髙屋建瓴之勢未必不易於齊晉而悠悠以老歲月坐閲桓文襄穆之伯更王迭衰東西奔走從人之不暇而詩人所以期望頌禱不能自已者竟無以慰滿人意豈不重可惜哉亂立故不書即位

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

師宋師曹師城邢

邢周公之裔再有狄禍伯主之羞也桓公初救邢直前不顧如觧倒懸之急再救邢次而後救徐行𤓰揆得無緩乎邢雖救而不免於遷緩之咎也然行三軍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畏三軍者量敵而進慮勝而會兵不可直遂敵不可輕視也况今日已滅衛之狄非復前日初伐邢之狄冐然奮擊勝固甚善脫不如意其勢愈張故聶北之次宋曹既集覩舋俟機而後

進如甯固之鏃發必破的何敵之敢當前救以人今救以師視勢而為之輕重也師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邢遷如歸且合衆師城夷儀以弭後虞其為邢謀蓋深於初救邢之時矣書三國次聶北救邢以著其緩再書三國之師城邢以著其勤功過不相掩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哀姜通於共仲再弑皆與聞其故桓公自邾召而殺

之以義斷恩也其曰蕢于夷猶桓公之蕢于齊也曰齊人以歸齊以自蕢為辭而歸我使我得而受也以按以歸之義左傳穀梁俱謂以喪歸齊原文獨從胡傳作齊以歸之于魯汪克寬纂疏云以歸之後越一百七十日而喪始至魯則此條觧作歸齊者為是謹訂于此

楚人伐鄭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荆伐鄭之後八年而書荆人來聘以入麗州猶未齒中國也荆再伐鄭之後八年而書楚人伐鄭以入麗國則與吾齒中國矣坤之初六履霜堅氷姤之初六

繁用金柅蠢爾蠻荆遏之於其微猶易為力日進日盛其何以制之桓公圖伯以來楚自州而人自人而國風聲氣燄其進未艾豈得不遺伯主之憂六國會檉鄭與其列是楚師已退為鄭謀所以禦患於方來者其必有成畫矣然猶不輕動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共仲之難季子以公適邾夫人亦孫于邾公出入之間邾無毫髮之助故哀姜既薨之後即有是役設詐

以取勝逞憾以决忿而不顧于糧之會其為初政之累葢多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拏

魯以賂求慶父于莒莒人歸之及密聞奚斯之聲而縊天下之惡一也陳不得賂不以宋萬歸莒不得賂不以慶父歸其以天下之惡為利乎酈魯地莒師以索賂來至此而友敗之獲其弟拏公於是賜以汶陽之田及費是季氏得兵權擅公室之張本也莊公之

立公子慶父首帥師伐於餘丘而得兵幾成亡國之
禍僖公之立公子友帥師敗莒而得兵遂開專國之
釁慶父之謀淺而狂其禍速季友之謀深而狡其釁
遲而三家分魯主之者卒季氏也其帥師皆以公子
書春秋之慮患深矣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大義滅親桓公固得以行伯討而同氣之愛必有不
忍之心存書氏不書姜以示貶且為齊隱也秋七月

以甍歸越四月而後告至邾莒之師在境敗邾敗莒而道無梗喪始能來也明年以小君之禮葬子無絶毋之道寧過于厚也公之喪至自齊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春秋皆有慘怛悲痛之意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旄丘之詩狄人逼逐黎侯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狄既逐黎衛亦有狄難定之方中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人而封之文公徙居楚

丘始建城市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齊能修方伯連率之職也然城不係之齊楚丘不係之衛而併屬之魯蓋攘狄之功齊主之城衛之功魯主之楚丘在衛已不能有是役告功而後衛得以徙居保與國而輔伯業公之力居多此與木瓜之美齊桓正相表裏也若曰齊不當專封故微之則衛自康叔以來其封已久今不過城之而已豈可遂以爲封哉城邢亦此意學者無以序詩者之辭而揣聖人之筆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

晉欲伐虢虞不假之道則下陽不滅下陽不滅則虢不亡虢不亡則虞尚能自保躐序虞于晉上誅虞公用心之不仁而自貽禍也入春秋六十餘年齊魯宋鄭曹衛陳蔡諸國會盟聘伐無虚歲晉獨至此始見亦未嘗從伯主之後深養安全之功靜觀紛紜之變規模堅定非便儇輕佻者之爲國雖多難而重耳一

出遂伯諸侯百餘年主諸夏之盟龍蛇之蟄以存身

此所以成久大之業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

貫之盟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黄其餘莫敢不至伯

圖之盛也夫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桓公之伯滅

譚滅遂降鄣遷陽非不足以震盪人之耳目人心終

不可强服前年城魯去年城邢今年城衛亂者使之

定危者使之安亡者使之存救灾禦患之仁聞於遠

近楚之與國如江黄知伯主之可恃亦驩然舍彼而從此是豈家濡煦手摩撫以得之哉聲所動也伯者假仁而行猶足以感動人心於呼吸之頃而況誠於仁者乎

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徐人取舒

徐僭王而黨楚舒亦楚黨也蠻夷自相攻伯主不之問而問楚楚服徐何足慮哉按趙鵬飛云考齊桓于莊二十六年伐徐蓋此後徐服于齊矣則取舒齊之謀也襲其不備而取之奪楚援也覩後楚疾徐而兩伐之齊為合諸侯而使大夫救徐則可知矣原文非是

六月雨

桑林自責雲漢知懼天人精祲之交間不容髮魯書雩書不雨屢矣僖公獨能勤民而閔雨飭過求已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而旱不為

灾雨亦時應自今以始歳其有之詩莫不鼓舞歌詠之暗室屋漏之地接乎神明實德真誠之感捷于桴鼓春秋每時書不雨見無時不以未雨為憂而六月之雨即此閔雨一念中來也洪範肅時雨若有民人社稷者其毋謂天道遠

秋齋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去年盟貫大而齊宋遠而江黄莫敢不至固足見人心之一猶未保其凝也今年

會陽穀莫敢不至如貫而一者凝矣可即戎奚疑凡盟必質諸鬼神以為信會而不盟不待質諸鬼神而自信故委端搢笏皆諭厥志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循是行之與天下為公王道遠乎哉楚聞此氣已奪未伐而先服矣是會公不與故季友如齊臨前定之盟以見從齊之固

楚人伐鄭

楚以鄭從齊之故去年侵今年伐而齊不之救齊豈

忘鄭哉示不爲鼪鼠發機且以盡其黔驢之技也鄭知齊可恃膽壯力倍自足以抗楚楚不能得鄭其氣再竭而三衰明年我師出莫我當矣是之謂持重全勝之謀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夏許男新臣卒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桓公尊中國攘外寇之謀最爲謹重蓋自會北杏始

伯至于今二十有六年然後因侵蔡伐楚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不中不發也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般武之始以治楚爲急征伐玁狁蠻荆來威采芑之終以服荆爲難高宗宣王中興之世猶不敢以小醜易視之矧中國之勢方微狄亦頡頏不可制何能亟與楚爭故怗荆規模必先治其在我者救鄭而鄭信盟魯而魯定城邢衛而邢衛安會江黄而江黄附于是合八國南伐自

侵蔡始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初爲無鐘鼓之侵繼爲有鐘鼓之伐奇中生正堂堂而前楚望風斂手莫敢抗吾亦不以乘勝猛進爲功而次陘修問罪之辭名正言順心和氣平雍容閒暇不竦不戁視楚猶巢中之雛特不舉手探耳而屈完遂來盟又退一舍再盟于召陵楚服堅矣中國之不淪于左衽者此全勝也夫伐宋伐鄭伐戎伐山戎皆以入救邢則以師惟是役躬率諸侯跋履險阻其嚴重何如哉楚之大罪在

自王不此之問而問包茅之不貢使可以辭對也包茅入則吾尊王之義行尚何求晉之伯也一戰而楚屈齊之伯也不戰而楚盟然而為謀之淺深用力之久近功效亦可見矣故曰五伯桓公為盛

齊人執陳轅濤塗秋及江人黄人伐陳八月公至自伐楚

公以伐楚至不以伐陳至本為楚往也陳誤師行焉能無罪執其大夫而伐之抑甚矣初盟于貫繼會于陽穀江黄從伯之心既堅驅以伐楚宜無異志而侵

蔡次陘不與焉示楚以吾謀之定吾力之全非藉小國掎角而後足以踣楚也淝水之役桓冲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鋭三千入援京師謝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自防夷吾之謀必有深于謝傅者矣故用江黄于伐陳不用于伐楚

葬許穆公

許男卒于次陘之後公未告至之前卒于師明矣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許男爵葬以侯禮此固周家

之典不請于王而私加之是擅爵人也伐私伐執私執盟私盟爵私爵名陵之役伯業最盛而刑賞皆不出于天子其何以使楚人心服而不貳哉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公孫茲叔牙子公孫敖慶父子賊臣之子皆次第帥師季友所以培三桓之族也齊桓公不修其軍而以誤軍道執陳轅濤塗秋伐之冬又侵之克已之功不

加故責人重于責已非伯討也陳鄭封畛密邇濤塗以師出陳鄭國必甚病謀于鄭大夫申侯兩國同其利害申侯既善之乃自為反覆以供資糧扉屨媚伯主身挹虎牢之賜而陳受其討濤塗推心腹以待申侯申侯設機械以賣濤塗握手論心曾未轉盼而擠之于伋之穽其為人何如哉夫自齊伯以來陳始終無貳心鄭則常懷首鼠之詐桓公不察大佞之似忠而樂其以利說使齊失主伯之體陳受誤伯之責諸侯一

再奔走從伯服討陳之勞春秋書人以斥之不明不
遠故也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物欲一熾而父子不相保人心之危如是哉按檀弓
君安驪姬而申生不敢言天下豈有無父之國而不
敢行辭於狐突曰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
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
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讀至此未嘗不流涕也

夫身受莫大之誣有死無懟而以君老子少惓惓為身後憂此心通天矣或以為大仁之賊其無天乎春秋父子之禍未有不生於淫嬖者而衛宣公之殺伋與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處死最可悲聖人録二子秉舟於新臺之後斥殺世子以晉侯伋申生之心白矣然獻公以驪姬之嬖欲致國於奚齊卓子而奚齊卓子皆不得其死視此可使為人父者知禍淫之戒為人子者知奪嫡之戒

杞伯姬來朝其子

伯姬莊公女也歸杞未再歲而有洮之會愛之不以禮故多犯非禮方歸寧之時杞伯踵之來朝聽於婦矣非歸寧之時以其子而朝無其夫矣陽皆失位而後隂皆失位故曰未濟男之窮也

夏公孫茲如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震為長子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主鬯一擔豈宗廟社稷之福哉惠王以愛故欲易鄭立帶故桓公合諸侯會王世子以定其位世子君貳也諸侯不敢與齒書及以會固出於聖人正名辨分之筆桓公蓋亦知所尊矣秋盟首止諸侯自盟而世子不與可會不可盟也桓公此舉有功於王室甚大而不能弭母弟寵子帶之禍何哉首止非可會之地也世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舍問安視膳之職而會于衛地

請之君父乎抑自會乎伯主有志於定儲位帥七國之君朝于京師拜稽首而言曰元良萬國之本也立嫡萬世之法也不宜動搖臣謹帥諸侯願從世子于會惟王進退之王方倚齊為重且喜其來朝又知天下屬心於世子不可易必命之會嫡庶章明奸萌沮遏王室有泰山之安而伯功與日月參光矣不知出此而私為是會天王之意未回世子之黨已立諸侯之心雖合鄭伯之志已離非所以為善後計也四皓

之招十八學士之集卒莫能保合同氣之和其源皆出於此

鄭伯逃歸不盟

從王命人臣之職分也鄭伯以王命不與首止之盟而以逃歸書何罪之深耶鄭於周為卿士王有命焉宜內告天王以重國本而福天下外告伯主以朝京師而决大義世子堅定王室尊安在一言以發之言而不從執義在我拱立不盟夫誰能屈顧乃樂於撫女

從楚之私而甘心為匹夫之逃其心在於幸亂而喜禍親僭亂而背中國故春秋深貶之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弦恃江黃道栢之睦于齊不事楚又不設備是有取亡之道而得亡國之善辭以其心中國而力不足禦楚人齊不救而楚得以滅之也書子以著無罪書奔以見不死社稷猶譚子奔莒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貪璧馬之利忘輔車之害虞已在晉掌握中矣宋公執滕子嬰齊以爵及名見而虞公非爵且不名虞已為晉晉用虞人執其君也雖誘於媒誘於餌以慾禍身固魚鳥之辜而設媒與餌者夫豈仁人之用心哉晉襲滅虞修其祀且歸職貢于王信巧與經稱人以執其罪自不可掩矣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此兵法也鄭以逃盟致伯討楚不急解新城之圍而圍許攻其所必救諸侯救許而新城之圍解楚固善兵矣然兵法十則圍之合六國之師僅圍新城一邑楚以其兵獨圍許豈楚力多於六國哉桓公志在服鄭不在舉鄭故紓徐以待其成楚志在得許而諸侯之救至知許不可

得故釋縛焚櫬使復其所許之存伯主之功也

冬公至自伐鄭

七年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子來朝

前稱郳黎來今稱小邾子杜預以為始得王命何休以為齊桓公白天子進之經傳皆無據依蓋小邾本子爵而淪于殊俗始通于魯猶用夷禮故書郳書名猶楚之為荆至此能用夏禮而朝故進書國爵猶荆

人之為楚子也若曰以王命進爵則鄖為小邾亦併

進其國邪

鄭殺其大夫申侯

申侯以責陳病鄭受虎牢虎牢鄭險要而伯主以賜

鄭臣是鄭之疆理齊得而擅之人臣可外交而有之

無鄭君矣鄭文忌伯主之威藴怨未發又美城以侈

之雖微轅濤塗逞憾之譖其君能閔默拱視乎因齊

人來伐歸罪申侯下齊以救國而鄭去擅據險要之

臣齊不我疑中其機矣申侯有取死之道故稱國以

殺且譏專殺大夫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毋

名陵之盟首止之會皆伯業之大者而陳以誤道討

鄭以逃歸伐豈人心之難一哉萃聚也利見大人亨

聚以正也人心皆有是理故惟正可以聚天下之心

責楚以共祭會世子以定儲尊周之名非不美而不

能帥諸侯以朝周人有疑心矣甯毋之盟非復前日

之盛而陳鄭以世子來其携可知管仲彌縫桓公之
闕使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是又假尊王以令
也仲知非王無以立伯胡不相桓公朝天子乎其曰
柖携以禮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